定川遺書

定川遺書附錄卷三

後學鄞　張壽鏞輯

宋史本傳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

立平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爲訕己請黜之
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
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
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
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
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
劾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
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振恤得宜上虞餘姚二縣
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閒

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
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
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
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
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

案李紱編陸子學譜云宋史象山先生傳稱門人
楊簡袁燮沈煥舒璘能傳其學故今撰先生學譜
先生而下即繼以楊袁沈舒四君子從史本文也

寶慶四明志本傳

沈煥字叔晦世家定海徙鄞年二十四舉於鄉補國子監爲選首居太學不苟同每語人曰天子學校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慕臨川陸九齡之賢從而學焉乾道五年省試第二調官歷餘姚尉揚州教授八年召爲太學錄以昔所躬行者淑諸人蚤莫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孝宗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

講學之在職纔八旬得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浙東帥
屬高宗山陵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
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
絶矣於是沿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齎鹵減歲旱
常平使者分擇官屬振恤煥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
殍諸司交薦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
三省類薦書以聞上猶簡記特許升擢遂通判舒州歸
養官期益篤爲己之學奉親孝自疑性剛大書戴記深
愛和氣愉色婉容於寢室其存心養性率類此史忠定

王浩捌義田於會稽凡仕族有親喪之不能舉孤女之不能嫁者佽助有差煥白王率好義者行之鄉里得田數百畝月增歲益遂爲無窮之利雖病猶不廢書拳拳以人才國事爲念年五十三卒周文忠公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昔曾子論弘毅之士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悅親以信於友乃獲於上若吾叔晦所謂任重道遠誠其身以獲乎上者非邪序而銘之忠定王惇之尤切一時名賢親炙其言行者多誌之

以傳世稱之曰沈先生有文集五卷嘉定十六年寧宗官其子省曾今天子即位追贈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謚曰端憲煥之祖子絳字澤夫貢辟雍調惠州博羅縣主簿無仕進意號逍遙翁父銖任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俱以明經爲鄉里師表銖嘗問道於焦先生義方之訓尤嚴故諸子皆修飭有聞少子炳字季文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象山陸九淵務窮性理趙忠定公汝愚以遺逸舉之史忠定王浩使子弟師之固窮終其身

延祐四明志本傳

沈先生煥字叔晦自定海徙鄞偉儀觀尊視瞻音吐鴻暢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先生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晝夜鞭策求友如不及務本趨實不自矜衒每語人曰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第進士講學不倦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壁日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中心說服斯道益尊爲

太學錄修敎養法士爭歸之不肯詭隨茍容以取光寵
遂補外終於舒州通守先生非聖哲書未嘗誦習與朱
文公呂成公問辨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
臣之經綸事業學益講求日益深廣追贈直華文閣特
謚端憲

鄞縣志本傳

沈煥字叔晦世家定海後徙鄞父銖承務郎簽書鎮東
軍節度判官煥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騖
於末習既冠尤奮勵自強慨然有追蹤古人之心頎而

美髯尊瞻視音吐鴻暢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
則務以義理自勝年二十四鄉舉第二袁燮撰行狀入太學
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
師禮事焉晝夜鞭策求友如不及務本崇實不自矜衒
每語人曰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延祐志乾道
五年試南宮奏名第二授迪功郎上虞縣尉○案行狀及周必大
所撰墓志言行編閩志蔣傳宋元學案録海縣志俱作
上虞尉燭湖集附煥撰孫介行狀亦自言尉上虞袁燮
集贈沈智甫序言煥尉上虞張處士墓志石刻在乾道
五年稱右迪功郎新上虞縣尉沈煥書惟宋史本傳寶
慶志曹志言授餘姚尉然行狀與墓志最先出宋史作
餘姚尉當係刊本偶誤或仍寶慶志舊文之訛又案紹

興府志言煥隆興中爲餘姚尉乾道中徙上虞尉則係無稽之談隆興中煥在太學尚未成進士安得尉餘姚又案餘姚縣志職官亦言煥乾道中任縣尉今攷行狀並未言煥尉餘姚祇有爲浙東幹官時奉檄振救餘姚上虞兩邑饑民餘姚志載煥振荒事則可竟入之職官謬矣　待次里中講學不倦父母對賓客常拱立其傍侍酒則竟席不敢去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劘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壁日觀省焉○案寶慶志以大書祭義數語於室繫之通判舒州歸徯官期下　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啟告箴嚴督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中心悅服斯道益尊尉曹三年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戒下毋得

輕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某日某時反命毋敢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此曹豈得私之鐍而藏之庫有所閱視宰必闕尉始得啓封約束堅明使姦莫措（行狀○粲墓志作吏匿經界籍爭訟紛然君拘籍鐍之摻驗措決積弊以革）淳熙四年調揚州教授未上八年春詔爲太學錄（周必大撰墓志）以所躬行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殿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宋史本傳）丞相趙雄復稱煥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多（行狀）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

有二乎適私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訓已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本傳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安以取光寵朝夕兢兢淪胥是懼故不爲也行狀諸生送別有泣下者袁燮書言行編明年丁父憂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不以閑冷自逸裒贊其長心所未安懇懇忠告省闥褰牘下至場務宿弊悉革去之行狀用舉主升從政郎墓志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應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

諸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察絕矣本傳後帥張杓來復委以檢察墓志於是治並緣爲奸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振卹得餘姚上虞二縣本傳躬行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顏色飾貌者自退而飢民皆遺之食行狀二縣無復流殍諸司交薦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婺源縣墓志煥有高名善類素推之而累歲滯於銓調公論以爲屈由是丞相合前後薦章力陳於上帝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

官人物甚偉者平將召用之媢嫉者復至而趙雄已家居小人合謀梗之終不復召行狀久之始有還擢之命通判舒州光宗覃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歸從官期益篤爲己之學墓志奉母謹甚左右無違日進甘肥與弟友愛撫養孤姪恩意篤洽行狀會史浩捌義田於會稽煥白浩率好義者行之鄉里得田數百畝月增歲益遂爲無窮之利寶慶志紹熙二年四月卒年五十三行狀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寶慶志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

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辭受取舍雖小必謹資用屢竭口不言貧（行狀）非聖哲書未嘗誦習與朱熹呂祖儉問辨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深廣（延祐志）晚尤尊敬熹曰是進退用舍關乎輕重者既寢疾猶以爲言（言行編）及煥殁孫應時與熹書曰叔晦不幸襲世此淛中之梁木一壞豈易復得（燭湖集）煥與袁燮楊簡舒璘稱明州四先生（宋元學案）寧宗官其子省曾（案行狀子四傳曾魯曾省曾敏曾）理宗追贈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謚曰端憲（案鎮海）

縣志說作贈節文華閣弟炳字季文寶慶志自父殁與煥奉母甚謹

言行編家貧以經學教授鄉里袁燮李必達墓志風節最高全祖望湖

語註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陸九淵務窮性理寶慶志舒璘

嘗答書曰所示太極說謂易之極即心之極甚善人皆

有此極而不自明無他私念障之也宋元學案煥與史浩厚

浩割宅以居而炳亦授徒於真隱觀並居湖上時呂祖

儉為倉監興至輒泛棹至煥望見呼炳曰大愚來矣相

與出族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祖儉為詩紀之

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

裘我欲從之恐淹留全祖望竹洲書院記後趙汝愚以遺逸舉寶慶志不就宋元學案固窮終其身寶慶志

鎮海縣志本傳

沈煥字叔晦銖之子少即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務於末習既冠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厲詞有典則務以義理自勝年二十四舉於鄉明年補國子監爲選首行藝超諸生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九齡極稱其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煥益晝夜輾策求友如不

及潛觀密察至有衆人莫之知而煥獨識之者案袁燮撰言行編永嘉辨象先穎然衆人中不自矜炫人鮮能知者君一見大稱之以爲學問識見在行輩中當爲第一聞者憮然後同志與象先友聽其議論始服君爲知人屢空無貲冬或不絮忍窮勵志惟講求爲急又以諭同舍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聞者悚惕因煥以交賢士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爲不朽計皆自煥倡之乾道五年試南宮第一廷對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授迪功郎上虞縣尉案煥行狀墓志及言行編俱作上虞尉獨湖集附煥撰孫介行狀亦自言尉上虞蒙

齋集贈沈晳甫序亦言煥尉上虞惟宋史本傳寶慶志雍正府志言授餘姚尉然行狀最先出宋史作餘姚尉當係刊本偶誤或承寶慶志舊文之訛又棻紹興府志言煥隆興中爲餘姚尉乾道中徙上虞尉則係無稽之談隆興中煥尙未成進士安得尉餘姚又棻餘姚縣志職官亦言煥乾道中任縣尉今考行狀並未言煥尉餘姚祇有爲浙東幹官時爲檄振救餘姚上虞二邑饑民則餘姚志載煥振荒事則可竟入之職官謬已

待次里中自以稟姿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貶劑大書祭義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壁日觀省焉父每對賓客常拱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父子自爲師友講論道義閨門雍睦士益信而歸之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矩矱端肅初若不可親而晉者明柔者立鄙

者者意消中心悅服師道益尊尉上虞三年不卑其官
砥礪廉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馭下嚴紀律
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某日某時反命毋敢
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此曹豈得私
之鐍而藏諸庫有所閱視守必關尉始得啟封約束堅
明吏姦莫措邑人賴之舉薦相屬固辭或稱之政府諷
使來見卒無所詣調揚州教授未上淳熙八年除太學
錄修教養法蚤暮延見諸生孜孜誨誘以所躬行者淑
諸人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優劣決於

一試司業難之煥持議如初（棨言行編君爲學錄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莊肅如是我輩亦當如是盛暑時亦然同列率畏謗避嫌不敢與諸生語君倡然歎曰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獨延見無虛日常爲司業言學識諸生之表非其人不可司業答以格法君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司業不能平）會充殿省考官唱名日序立廷下孝宗熟視偉煥貌遣內侍詢姓氏及官有簡記意丞相趙雄復稱煥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多或勸煥姑營職道未可行焉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中者可謂無其人乎聞者以爲訕己讒諸言路論煥與

長官爭議詞旨頗切宜少抑之有旨調高郵軍教授煥
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食罷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
苟容以取光寵朝夕兢兢論待是變故不爲也不愧友
朋去無所恨在職纔八十日明年丁父憂服除充幹辦
浙東安撫司公事不以閒冷自逸翼贊其長心所未安
懇懇忠告省閱案牘悉去宿弊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
帳酒食之需應給不暇煥亟言於撫使鄭汝諧曰國有
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
奉官移書御史請先示喪紀本意喪紀著明人心曉然

知君上典禮之重貪求自息可不煩彈刻矣後帥張杓復委以撿察於是治吏之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是歲旱荒常平使者以上虞餘姚二邑屬煥振救躬履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顏色飾貌者逡巡自退而饑民皆遺之食迄無流移諸司交薦章上孝宗猶記其風度曰是向時爲學官人物甚偉者將召用之而趙雄已去小人百計阻之作爲朋黨論列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於下某已去某猶在以爲煥所作欲激衆怒併力以阻其入謗議果喧有一從臣以百計

保煥者得稍息終不復召秩滿改宣教郎知婺源縣煥
素有高名善類首推之而累歲滯於銓調公論以爲屈
三省類薦書以聞詔許遷擢遂通判舒州歸俟官家貧
僦屋數間隘不可居隨所寓止事母甚謹左右無違日
奉甘毳爲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深篤倡率妻孥撫
養孤姪恩意隆洽略無少間故人孤女窶甚聘以爲冢
婦富室欲與諸子聯姻懇請不許性輕財每誦李絳之
言曰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室無私蓄辭受取
予雖小必謹嘗遊中都其帥雅知煥貧欲厚饋之使人

達意煥曰受則傷義拒則違俗以旣歸告之斯可卽日出郊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贈以金煥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資用屢竭廉約自守意氣軒豁未嘗有悴色念鄉里有喪不能舉女孤不能嫁者請於鄉老史浩汪大猷舉行義田浩大猷卽以其事屬之煥諄諄勸諭得田數百畝儲峙有所職掌有人出納有法毋苟求毋徇私必覈其實品量多寡用而不匱有餘益市膏腴鄉人頌之咸曰此無窮利也光宗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紹熙二年四月戊寅卒年五

十二
案寶慶志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許予過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又案燭湖集與朱子書曰叔晦不幸棄世此制病時猶且自巾之藥木一壞豈易復得先生必爲哀痛整勵不改其度與朋友別惟以老母爲念善類凋殘爲歎案言行編君晚尊敬朱晦翁曰是進退用舍關煥人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既寢疾猶以爲言

品高明而其中未妥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無所愧斯可以言學矣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初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後與呂祖謙兄弟辯論案延祐志作與朱文公呂成公問辯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經綸事業學講求日益深廣自煥之殁朋友親故哭之皆痛四方

賢士大夫識與不識咸爲世惜之楊簡撰行狀理宗卽位追
贈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賜謚端憲子傳曾鑄曾省曾皆
學儒紹父業魯曾改名木山以蔭爲迪功郎省曾字智
甫嘉定十六年寧宗授以官佐至別駕袁甫有序贈之
寶慶志

宋元學案沈煥本傳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也父鎮東簽判銖嘗受業焦氏以
私淑程子之學里中奉爲人師先生少卽潛心經籍精
神靜專未嘗鶩于末習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

鳩暢試入大學時師友道喪學校絕無講磨之功先生始一振其弊臨川陸文達公九齡同在齋舍先生以師禮事之文達曰叔晦挺然任道之資也益以取友為志嘗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有初入學者告以同遊中可為師為友者甚悉時謂先生開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為善之義簽判每對客先生拱立其旁或侍酒則竟席不敢卻簽判性嚴不合意即誨飭之先生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侍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婉容愉色數字于壁自觀省

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師道益尊授上虞尉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未嘗遣吏輕至民家政聲以最著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赴調揚州教授未上除學錄先是教官不甚與諸生接先生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旦暮延見司業不樂也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祗決于一試司業不以爲然先生持之自如會充殿試考官序立庭下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

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或謂先生姑營職道未可行也歎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中者可撫其人乎于是聞者俱恨嗾御史言先生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裁抑之以養其器他日更拔用之遂外補高郵軍教授居官僅八十日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敘別而去謂同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以取光寵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初先生之與司業爭也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先生曰司業遇我厚豈

敢逆詐哉既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也而司業與焉先生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充浙東安撫司幹官高宗山陵有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先生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亟言于安撫鄭汝諧即屬先生條奏且薦爲修奉官先生移書御史謂當先治喪紀使貴戚公卿之心動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震索自絕于是治吏之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歲旱分振上虞餘姚無復流殍部使者與大帥交章薦侍從亦請召之孝宗猶記其風度曰是向爲學

官人物甚偉者乎將用之而丞相趙雄已去小人百計
思阻之乃作爲朋黨論列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
姓名于下某已去某猶在以爲先生所作欲激衆怒而
其排之謗議果喧有一從臣以百口保其不然得稍息
而從此不復召矣改知婺源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
遷通判舒州待缺里居與鄉老史文惠王浩汪莊靖公
大猷舉行義田文惠割其竹洲之別業以居先生尋病
不廢讀書垂絶拳拳以母老爲念善類彫零爲憂丞相
周必大聞其訃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

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先生于辭受取舍尤嚴嘗遊
中都其帥雅知先生以其貧欲厚貽之先生曰義不可
受來則辭卻卽日出關故人典方面贈以金先生曰向
也閒居嘗受君賜今有微祿不當兼受富人欲以女妻
先生亦固辭之永嘉薛象先在大學頹然衆人中無知
之者先生一見稱之以爲學問見地在行輩中無其匹
聞者未信其後果有盛名所箸有定川集五卷寧宗官
其子省曾理宗贈直華文閣賜諡端憲
宗羲案楊簡舒璘袁燮沈煥所謂明州四先生也慈

湖每提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而絜齋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觀四先生學術之同矣文信國云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閒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一時師友聚于東浙嗚呼盛哉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宋史混而列之非也四先生之遺文亦惟沈集絕不可見惜夫

蔣學鏞鄞志稿本傳

沈煥字叔晦乾道丙戌進士銖之子也由定海徙居於鄞弱冠省試第二人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文達公九齡為友一日盡舍所學師事焉復從其弟文安公九淵游中乾道五年進士授上虞尉教授揚州召為太學錄先是取士優劣一決于試煥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煥持議如初會充殿試官唱名日序立殿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眾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當路疑其訕己遂論煥與長
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抑之在職八旬調高郵軍教授
煥方會食齋中聞命夷然斂別而出後幹辦浙東安撫
使公事治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飲食之需州縣奉
承不給煥謂國有大喪而臣下飲食自如安乎移書御
史先治喪紀貪求自息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從之歲
旱領常平振恤上虞餘姚二邑無復流殍部使者奇之
淮東帥臣尤露章力薦孝宗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
官人物甚偉者乎忌者思梗其入假煥名作黨論且列

爲三圖疏士大夫姓名其下以激衆怒謗語果喧從班有以百口保其不然者然終不果召改通判舒州不赴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劃竹洲宅延居之煥與同里袁正獻慈谿楊文元奉化舒文靖俱承金谿之傳學業相厲稱淳熙四君子晚歲與朱文公呂成公及其弟忠公極論今古貽書相往復每言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晝覩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不愧始可以言學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幃大書婉容愉色深愛和氣一章于寢壁及卒周益公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

獎善子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乃銘其墓寶

慶三年贈直文華閣賜謚端憲本袁絜齋所撰行狀兼參用延祐志

定川遺書附錄卷三

定川遺書附錄卷四

後學鄞　張壽鏞輯

定川言行彙攷

壽鏞謹案袁正獻公燮既撰定川行狀又作定川言行編後之撰定川傳者莫不以此爲祖雖周益國公必大撰墓碣亦本於行狀者也定川文集五卷既不可得謝山所得之言行編壽鏞亦未見全帙嗣得之於伏跗室爲煙嶼樓徐氏舊鈔本二十一世孫袁士杰輯也惟欲爲年譜

取材旣嫌闕略若不第其先後東鱗西爪又無能概其生平不揣譾陋旣編定川遺書更就參稽之所及以行狀爲主以羣書所錄爲輔分別綱目名曰定川言行彙攷後有獲者得以增益古人云書之傳有其時也淳熙四先生惟定川之書獨罕見尤馨香禱祝於後之君子之蒐索焉

宋高宗紹興九年己未歲先生生

案行狀君諱煥字叔晦四明沈氏也　又案行狀

得年五十三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攷紹熙二年爲辛亥逆溯而上先生之生爲紹興九年己未也

又案淳熙四先生舒廣平生於紹興丙辰長先生三歲楊慈湖生於紹興辛酉少先生二歲袁絜齋生於紹興甲子少先生五歲絜齋集跋祖姑歲月記某生於紹興甲子

沈氏世家定海中徙鄞

案定海志孫枝傳父允從從鄉先生沈銖學又云枝與樓鑰沈煥袁燮遊定志既傳孫枝而不爲定

川立傳定昔合於鎮而先生又徙鄞故鎮志鄞志獨詳之然先生子孫有仍籍定海者是定志不爲先生立傳定志之陋也　又案徐兆昺四明談助先生本傳云今阜栽廟前沈氏其後裔也

十五年乙丑歲先生祖主簿公登進士

案鎮海縣志沈子霖傳子霖字澤夫父開不仕子霖貢辟雍登紹興十五年進士（鎮志興誤熙特更正）官惠州博羅縣主簿號逍遙翁　又案行狀自祖主簿公經行修明恬於仕進鄉里高其節

考簽判府君聞道於焦瑗隆於教子諸子皆修飭有聞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銖字公權嘗聞道於焦瑗授
伊洛指忠信孝友克紹先德容止莊敬衣冠端嚴
造次必稽孔門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且與人
交面徵其失退無後言有古直諒之風士大夫信
服銖事瑗極恭諸生事銖者一如之雖已貴莫敢
隳家法焉高弟有舒烈孫允壽方張祖順　又案
袁陶軒鈞甬上寓公傳焦公路山東布衣也寓大
涵山麓　又案沈鏜傳鏜字處卿與兄銖弟銘皆

爲焦瑗高弟與從子煥同登乾道五年進士　又案全謝山四先生祠堂碑陰文云定川之父簽判公學於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稱其忠信質直孝修於家行尊於鄉高弟舒烈作行狀是定川過庭之教所自出也　又案全謝山嬾堂記嬾堂之後人乾道八年進士烈受業沈簽判公權爲程氏之學云

先生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既冠成人慨然有追蹤古人主盟當世之心

棻楊慈湖祭叔晦文云世方習諛波頽不可起叔晦不然如砥柱中流而屹足以起士大夫萎苶不振之氣　又棻所著有經說王臒軒錄入宋元學案補遺四條第一條解曲禮道德仁義二句第二條解在朝言禮二句第三條解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節第四條解故禮行於郊節壽鏞編定川遺書已錄入訓語先生精神靜專尤精於禮萬季野輯儒林宗派直接傳授者爲丝大年攻奉化縣志大年著有禮記訂義一書汪元春序之謂其於道

契本末之辨先後之閒多所發明有功於世惜原書未見然先生解禮有所授之斷可知已經說而外如朱子答書中云所云二圖之妄深荷留念言多枝葉而不既其實尤佩警切之戒又云二途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又云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卻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諭愈詳密無疑矣雖朱子答書在淳熙十年癸卯以後據朱子年譜然非平日之讀書聞道安能臻此

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則清遠雄麗務以義理自勝

案袁蒙齋甫謁沈晉甫序先生子名省曾曰先正獻公嘗言先生少年在鄉校刻志問學齋前有竹甚茂每於竹叢中讀書音韻淇暢聽者悚然　又案史忠定浩祭文云以言其學正而不駁因流知源橫渠伊洛以言其文傑出橋門朱子祭文云大篇短章鏗金戛玉鉤玄闡幽游搜山抉今先生之文流傳者雖僅而清遠雄麗以義理勝猶見一班

三十二年壬午歲鄉舉第二

案先生年二十四爲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歲監補第一

案鎭海縣志本傳明年補國子監爲選首是爲隆

興元年

乾道二年丙戌歲考簽判公登進士

案鎭海縣志沈銖傳乾道二年登進士以迪功郎

監潭州嶽廟晚始得官史浩篤布衣之好薦之孝

宗召見上殿改秩承務郎簽書鎭東軍節度通判

廳公事汪大猷復薦之

三年丁亥歲以行藝優諸生

案行狀又四年遂以行藝優諸生是爲乾道三年

時師友道喪雖首善之地合席同筆硯鮮有講磨

之功君勇於進修不主先入

始與陸九齡爲友遂師事焉先生與舒璘楊簡袁燮皆

聚於學

案行狀始與臨川陸公子壽爲友一日盡舍所學

以師禮事焉陸公極稱君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

君益自信晝夜鞭策有進無退求友如不及潛觀
密察　又案眞西山撰袁絜齋行狀乾道初入太
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粹盎肅然起
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
璘袁公燮亦皆聚于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　又
案楊慈湖二陸先生祠堂記復齋諱九齡字子壽
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包恢三
陸先生祠堂記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
無滯礙稽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

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咸師尊之　又案宋元學案全謝山曰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復齋謚文達世稱梭山先生）宋史混而列之非也　又案薛應旂正學祠記宋興百餘年諸儒繼出至於直窺堂奧上遡本原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者象山陸氏也當時遊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鄞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川舒元質皆其高第弟子以道義相切磨特以其師之學與晦庵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同遂致任復

論辨眞若忿爭雖其後會歸於一驩然相合而各得其本心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者矣今以一明州之地萃玆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婺之何王金許並列毋亦朱陸之故也乎 壽鏞案蔣樗庵鄞志稿傳謂從其弟九淵游不知何據竊謂定川雖師事文達然文達與象山同尊心學伯仲自爲師友而文達深觀默發優游而曲暢之者也定川之學潛觀密察體得之文達然其薰染於象山者亦必多焉則謂之象山弟子也亦宜 又案文信國曰定川之學秋霜肅凝至有頹然衆中不自矜衒人莫之識而推爲之不可及者

案鎮海縣志本傳有云至有眾人莫之知而煥獨識之者蓋本行狀其注云案袁燮撰言行編永嘉崔象先頹然眾人中不自矜炫人鮮能知之者君一見大稱之以為學問識見在行輩中當為第一聞者憮然後同志與象先友聽其議論始服君為知人

囊空無貲冬或不絮忍窮厲志惟講習為急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又云祁寒襪無絮則小藍貯敗紙用以溫足所謂士大夫必先咬得菜根乃

可有爲者其先生之謂歟　又案宋元學案補遺第一則姑蘇一巨室延以誨其子同舍以先生貧甚皆勸其往君曰吾方求益師友柰何捨去卒不行蓋本諸言行編

既與諸賢定交又以詒後來者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

案宋元學案錄言行編九則第一則吾儕生長偏

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
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與行
狀字句略有出入　又案鎮海志本傳引聞者悚
惕因煥以交賢士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
爲不朽計皆自煥倡之　又案每語人曰當隆師
取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延祐四明志錄之本
諸墓碣

五年己丑歲試藝南宮名第二

案行狀主文自汪公應辰以下皆一時鉅儒　又

案鎭志本傳作試南宮第一誤鄞志本傳依行狀
作第二　又案時汪應辰爲吏部尚書明年龍應
辰正直能言立朝務革弊政
忠義天挺勇不顧利害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居次
甲授迪功郎上虞縣尉
案鄞志本傳注云行狀及周必大所撰墓志言行
編閩志蔣傳宋元學案鎭海縣志俱作上虞尉燭
湖集附煥撰孫介行狀亦自言尉上虞蒙齋集贈
沈智甫序言煥尉上虞張處士墓誌石刻在乾道

五年稱右廸功郎新上虞縣尉沈煥書惟宋史本
傳寶慶志曹志言授餘姚尉然行狀與墓誌最先
出宋史作餘姚尉當係刊本偶誤或仍寶慶志舊
文之訛　又案紹興府志言煥隆興中爲餘姚尉
乾道中徙上虞尉則係無稽之談隆興中煥在太
學尚未成進士安得尉餘姚　又案餘姚縣志職
官亦言煥乾道中任縣尉今攷行狀並未言煥尉
餘姚祗有爲浙東幹官時奉檄振救餘姚上虞二
邑饑民餘姚志載煥振荒事則可竟入之職官謬

矣　又案鎮志本傳亦在於上虞縣尉下有附注

鄞志係襲鎮志之注而加詳焉

待次里中益講學不倦

案袁絜齋題晦翁帖亦云某待次里中先生既授

上虞尉未即視事與絜齋既以進士授江陰尉待

次同

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

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寢室之壁日省觀焉

案寶慶四明志以大書祭義數語繫之通判舒州

歸徯官期下今依行狀爲未上上虞尉時事

嬰兒之慕不忘其初

案言行編先生嘗曰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間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蓋自道也

深以嚴威儼恪爲戒簽判公每對賓客常拱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小不合意嚴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訓子嚴少不合輒誨飭之不

以年長故假借蓋本行狀

父子自為師友講論道義閨門肅雝士益信而歸之門人弟子袪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渠矱端肅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銷中心悅服師道益尊

案父子自為師友一語行狀寫其眞況惟鎮海志本傳錄之雖謝山重作沈傳未之述也鄞志本傳亦刪蓋先生是時未赴尉任簽判公亦家居簽判公乾道二年登進士弟鍠及先生登乾道五年進

士相隔僅三年銖傳言晩始得旨者謂此也故行狀旣曰父子自爲師友而宋元學案補遺附錄又曰兄弟自爲師友籛判公旣有子又有弟鏜定川旣有父又有弟炳父子自爲師友兄弟自爲師友其樂可知　又案壙碣先娶楊氏有賢聲前一紀卒豐淸敏孫吏部郎中誼從以長女配之書畢命傳十二年曰紀時楊氏猶在也案言行編先生嘗曰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卽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出於閨房用力

焉故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是自欺

尉曹三年葺學舍求版籍邑人賴之

案行朕尉曹三年不卑其官端居終日雖隆冬酷暑不少懈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馭下嚴紀律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某日某時返命毋敢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而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則鐍而藏諸榜其庫曰經界而歸權于其長有所閱視宰必關尉尉必請於宰始得啓封約束堅明吏

務莫措邑人賴之聲望藹然舉薦相屬固辭不受
又案此節敍任上虞尉政蹟與墓碣吏匿經界
籍君拘籍鏑之云云可互相參證
或稱之政府諷使來見卒無所詣
案全謝山增修宋元學案本傳云或傳參知龔茂
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見卽指此　又案王伯厚撰
先賢祠堂記有云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
義利理欲之幾蓋謂先生
淳熙三年丙申歲作淨慈寺記

案記文已錄入遺書

四年丁酉歲調揚州學教授未上

案墓碣淳熙四年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

遊明招山與呂祖謙祖儉辨論古今

案全祖望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尚無恙相與極辨古今以求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　又案浙江通志引金華府志云明招

山在縣東一十五里宋東萊呂成公講學於此正德十三年縣丞林有年立碑以昭先賢遺跡　又案武義縣志明招山在武義縣東山前有蠟屐亭相傳晉阮孚理屐處　又案定川遊明招山謝山既云在成公未歿前故隸於此

八年辛丑歲除太學錄

案墓碣八年春詔爲太學錄　又案是年八月呂東萊卒朱子以是年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始至延諸生日與周旋見者不以蚤暮

粲言行編爲學錄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莊肅如是我輩亦當如是盛暑時亦然同列率畏謗避嫌不敢與諸生語喟然曰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獨延見無虛日　又粲宋史舒璘傳璘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

先是舍法取士行藝優劣一決於試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持議如初

粲言行編嘗爲司業言學職諸生之表非其人不

可司業答以格法君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

司業不能平

會攷試殿廬帝偉其儀遣中貴詢姓氏及官有簡記意丞

相復稱其居官匪懈忌者滋多介然自若

案畢沅續資治通鑑淳熙五年冬十一月丁丑以

趙雄爲右丞相時雄尚在相位鄞志本傳作趙雄

復稱煥居官匪懈宋元學案本傳孝宗偉其貌遣

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

諷切其餘忌者滋甚

或謂姑安而職何行道爲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
發策諸生稱孟子之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今赧然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詞旨頗切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曰言心聲也發策之語直
犯時忌惟先有輕利祿心故耳使所重在利祿尙
不敢略有忤拂況敢從其蠹根病髓而攻之邪若
端憲沈先生之弘致淵識可謂達於重輕之分矣
又案魏了翁跋沈國錄太學私試策問曰否之
三曰包羞其象四位不當也三以陰柔居上自知

不當其位亦赧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非

盡人之子歟

遂論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抑之方會食監中聞

命不驚食罷夷然敘別而出

案宋元學案本傳先生初與司業爭或謂司業深

情厚貌宜少防之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既

得罪方知下石者不獨一人司業與焉曰果厚貌

深情乎亦無怨也

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吾朝夕兢

兢諭胥是憂故不爲也不愧友朋去無所恨
案墓碣云摘君與長官爭議茲可觀過矣
在職纔八十日補外得高郵教官闕
案墓碣在職纔八旬得高郵州教授而去　又案
鄞志鎮志本傳作高郵軍教授
諸生送別有泣下者
案言行編同列諸生送君江濱惜君之去有泣下者
九年壬寅歲丁簽判公憂
案行狀明年丁簽判公憂是爲淳熙九年

十年癸卯歲始講學竹洲金華呂祖儉官明州倉監來會炳亦預焉

案宋史呂祖儉傳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云案東萊以淳熙八年八月卒踰一年子約赴明州是爲淳熙九年○又案子約候濤山記壬寅之冬逐祿甬東又云會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因趨郡檄言邑中候濤之勝今

年夏四月相與會云云　又案鄞志職官表主簿李浹注淳熙九年攷呂祖儉遊俟濤山記李叔潤偕行叔潤浹字也括昌人括昌即括蒼　又案宋史孝宗紀淳熙十年八月庚戌以史浩爲太保魏國公致仕　又案全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云三先生者沈端憲公煥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即所謂眞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

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
吾鄉監倉所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
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
乃以場木爲製船案大愚詩曰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老友著意修謝山以爲場木製船非也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
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　又案全謝山
湖語云四先生之講堂俱在湖上而竹洲一曲爲
端憲之幽居書帶之草徧庭除也皎皎季子高臥
邱樊道義之樂長沖閒也　又案全謝山楊文元

公書院記先是史忠定王館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公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而木鐸之聲相聞　又案子約有泛舟至竹洲叔晦所居詩詩錄入遺書附錄卷一　又案徐兆昺四明談助呂忠公監苗米倉在城東每訪端憲昆仲泛棹湖上入竹洲講堂討論竟日　又案宋元學案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於碧沚沈端憲講於竹洲絜齋則講於城南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遊出遂以呂大愚祖儉代亦稱爲四先生盛德粹爲

鄞尉朱文公語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
又案朱子答滕德粹書云所識者楊敬仲簡呂
子約監米倉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皆可
從游也 又案鄞縣志名宦傳滕璘字德粹淳熙
八年中乙科調鄞縣尉尉鄞者五年遷鄂州教授
璘與楊袁沈呂是時相會尤爲可證 又案王伯
厚九先生祠堂記大愚初至明慈湖方參佐浙西
帥幕攷慈湖莫能名齋記云爲浙西撫屬淳熙十
一年八月朔既領事是大愚與慈湖未嘗不相會

蓋慈湖先有撫幹之命而任事在後耳又云廣平教授徽州絜齋以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不及三君攷廣平在徽州是也而絜齋則雖尉江陰尚未之任眞西山撰絜齋行狀云遲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云云又攷絜齋題晦翁帖淳熙辛丑（聚珍本誤作己丑是爲淳熙八年）之歲四月大饑某待次里中晦翁貽書郡守謝侯謂救荒之策合與某其講之久而呂子約爲倉官晦翁屢遺之書未嘗不拳拳云是絜齋亦與大愚相會伯厚所謂往還

不及三君者誤也又云淳熙之舒沈楊袁諸公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根本闡繹經訓躬行實踐學者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域四先生之功也　又案蔣樗庵鄞志稿定川本傳云改通判舒州不赴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劃竹洲宅延居之煥與同里袁正獻慈溪楊文元奉化舒文靖俱承金谿之傳學業相勵稱淳熙四君子晚歲與朱文公呂成公及其弟忠公極論古今貽書往還攷蔣傳所云改通判舒州不赴乃在竹洲講學其說係據謝山

宋元學案本傳詔遷通判舒州待缺里居實非也
改通判在淳熙十五年攷袁絜齋題晦翁帖淳熙
辛丑之歲後七年子約爲大府寺丞與宋元學案
呂祖儉傳云去以丁未正合是淳熙十四年大愚
已從官矣而竹洲講學若在十五年則大愚又何
能預且王伯厚作九先生祠堂記云叔晦以國正
家居既稱國正則未改通判可知朱子答滕德粹
書亦稱爲沈國正尤爲時期相合故沈楊袁呂四
先生聚於湖上可斷定爲淳熙十年十一年之間

且在定川十三年斡辦浙東公事之前無疑也謝山作楊文元公書院記既曰沈楊袁來預湖上木鐸之聲相聞而作沈傳則未言歲月樗庵因謝山而未深考至慈湖年譜旣載呂子約以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又云其講學於碧沚當在己酉庚戌二年慈湖講學或非一時可槪若合併竹洲則自相矛盾矣壽鏞證諸甓書確有可據因爲論定如此至謝山作竹洲書院記以爲惜無可攷今旣得之足補兩傳之闕顧定川之所講與弟子之所

記欲求如舒廣平之殘稾而不可得則憾甚耳

又案王伯厚先賢祠記淳熙大儒疏瀹濂之源而達之洙泗是邦諸老之學始得江西之傳而考德問業於朱呂張子之門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義利理欲之幾明誠篤恭仰俯無所愧怍

又案全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淳熙四先生出大昌聖學於句餘閒其道會

通於朱子張子呂子而歸宿於陸子四先生立身居官大節巋然定川書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聞過自訟不敢苟安其刻厲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

朱子辨浙學答先生書

案朱子年譜淳熙十一年是歲辨浙學錄有答沈叔晦書二攷朱子答先生書四與先生書一均載在朱子文集年譜所錄二書其一在先生任帥幕時爲淳熙十三年其二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云云當與朱子答呂子約書云世路險阨已無可言吾

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云云同在癸卯故列入淳熙十年朱子答書已錄入定川遺書附錄卷一惟先生與朱子書今不可得玩答書所云即稱其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也蓋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蓋爲象山龍川言之也故年譜有辨陸學之非有辨陳學而與呂子約往來書簡亦復連篇累牘載在文集定海黃以周輯朱呂問答一書可攷證辯論之所在惜

其書未見年譜又云先生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工夫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力爲呂祖儉子約潘景愈孫應時燭湖言之先生與子約燭湖往還密故答書及之然未嘗稍薄先生也

十三年丙午歲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久之始以年勞進秩

案行狀云上距解褐十有八年先生以乾道五年己丑歲捷南宮下推至淳熙十三年丙午爲十有八年墓碣云用舉主升從政郎時浙東安撫使侍郎鄭汝諧也案浙江通志與張杓同作安撫副使

帥屬少事同列頗以閒冷自逸曰設官分職安有閒冷者與贊其長心有未安懇懇忠告省閱書牘如處要職下至場務宿弊悉革去之

案朱子答先生書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安云云

升從政郎

案鄭志本傳引墓碣云用舉主升從政郎

作永思陵薦爲修奉官

案行狀作永思陵百司次舍供帳酒肉之需州縣奉承不暇君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食自如安乎亟言於帥帥屬君條奏且表薦爲修奉官

案永思陵高宗陵也

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御史深然之

案行狀君復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大治喪紀喪

紀著明人心曉然知君上典禮之重貪求自息科

擾自戢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深然之　又案蘇

碣高宗山陵侍郎汝諧委充修奉官君移書御史

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茇舍菲

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絕矣

鄭汝諧去職辭修奉官

案行肰帥去官君亦辭修奉

張杓繼任復委以按察

案行肰後帥至復委以按察君直道而行械吏之

並緣爲姦者而還其科率之不當者人情安堵

又案墓碣後司尚書杓來復委之檢察君治並緣

爲奸者追償率重者支頤減　又案鄞志本傳引

墓碣後帥張杓來復委以檢察杓爲南軒先生弟

是歲旱荒往振上虞餘姚二邑諸司交薦

案行狀領常平者以上虞餘姚二邑隸君振救躬

履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顏色飾貌者逡巡自

退而饑民皆遺之食迄無流移部使者才之亟剡

奏稱君治行帥露章獨薦尤力侍從亦舉君自代

章合上壽皇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召用之媢嫉者復至而左丞相既家居矣　又絜墓碣君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諸司交薦

小人無計沮之造作黨論以梗其入

絜行狀云小人無計沮君疇昔所與有欲自明其非黨因用君名作爲黨論復列其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於下某已去某猶在已不與焉而謂君爲之欲激衆怒合謀并力以梗其入謗語

衆喧有一從班以百口保君明其不然者遂稍息

終不復召

太常博士葉適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先生預

焉

案葉水心集上執政薦士書近歲海內方聞之士

可當國家之用者不少而其間雖有已經選用不

究才能嘗預薦聞未蒙旌擢亦有已罹憂患恐致

沈淪既得外遷困不復入況其自安常分無所攀

援復貽頹年永絕榮進者乎謹自陳傅良以下三

十四人冒昧以鬪陳傳良劉清之句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黼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枏游乃言吳琺項安世劉鑰舒琳林鼐袁燮廖德明

十五年戊申歲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

棻行狀秩滿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君有高名臺閣羽儀之選善類蘃推之而自學省下遷及是累歲顧滯於銓調視往時同列邈不可跂公論以

爲屈　又案墓碣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
州婺源縣
三省合前後奏薦以聞命通判舒州
案行狀由是丞相合前後薦君者數奏力陳於上
始有陞擢之命通判舒州　又案宋元學案本傳
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遷通判舒州　又案延
祐四明志王茂剛居明州村在巖壑深處尤邃於
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絕出傳註之外
定川通判州事是否赴任待攷惟全蔣兩傳均謂

未上觀下轉秩賜緋衣銀魚則確爲現任官吏且
又有訪王茂剛事可證則全蔣云云待攷

作承奉郎孫介行狀

案行狀已錄入遺書孫介沒於淳熙十五年戊申
行狀僅題八月十四日從政郎充兩浙東路安撫
司幹公事某謹狀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歲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

案行狀皇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墓碣
光宗覃恩轉奉議郎

家故貧性輕財辭受取舍雖小必謹

案行狀家故貧敝廬數間隘不可居隨所寓止性輕財常誦李趙公之言錢盡再求幾事一失不可復得室無私蓄辭受取舍雖小必謹嘗游中都浙西師雅聞君名而知其貧欲饋之豐因所厚者言之君曰受則傷廉拒則違俗以既歸告之其可即日出郊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者贈以白金君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資用屢竭廉約自守未嘗有悴色不知者雖謂之不貧

可也

奉母謹左右無違與弟友愛深篤

案行肰云奉母謹左右無違日進甘脆間爲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深篤倡率妻孥撫養孤姪故人孤女窶甚聘以爲冢婦富室欲聯姻諸子請之

勤勤卒拒不許

請於史浩汪大猷仿會稽倡義田

案行肰鄉閭有喪不時舉女孤不嫁念無以助聞會稽有義田惠浹窮乏乃請於鄉老鄉大夫爲之

表倡以君鄉評所推屬所以諷諭者君不憚勞未
幾得數百畝鄉人義之規約甫立而君則病矣
又案鎭海縣志本傳請於鄉老史浩汪大猷舉行
義田
嘗爲詩箴其友
案行狀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
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
然忘食此眞善讀書　案友爲向伯升見言行編
晚歲益尊敬朱子

案言行編君尊敬朱晦翁曰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旣寢疾猶以爲言

二年辛亥歲四月戊寅朔先生卒十二月丁酉葬於縣之翔鳳鄉

案行狀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於寓舍十二月丁酉葬於縣之翔鳳鄉象坎山龍尾之原攷紹熙二年四月之朔卽爲戊寅葬以十二月丁酉距甲辰晦八日行狀是也而周信國公撰墓碣曰紹熙三年正月戊寅卒攷三年正月乙巳朔二月甲戌朔

若戊寅則爲二月五日非正月葬以三年十二月丁酉故四年正月爲己巳朔則上溯丁酉越二十二日是在十一月非十二月也墓碣顯然誤矣故仍依行狀作紹熙二年四月戊寅卒十二月丁酉葬　又案行狀與朋友別惟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歎

袁燮撰先生行狀

案行狀見絜齋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袁燮又撰先生言行編

案言行編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周必大撰先生墓碣

案墓碣見周益國公平園續稾已錄入遺書附錄

第二卷

史浩朱子楊簡爲文祭之

案史忠定祭文見鄮峯眞隱漫錄朱子祭文見盧

址四明文獻集及宋元學案補遺案朱子文集揚未見此文

慈湖祭文見慈湖遺書均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孫應時哭之以詩

案燭湖詩見燭湖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舒璘致書呂祖儉孫應時致書朱子均惜先生死

案舒文請類稿與呂寺丞子約書云叔晦沒後曾得書憂懷萬狀不能寫去　又案燭湖集燭湖上晦翁書曰叔晦沈兄不幸謝世此浙東深木一壞豈易復得

魏了翁跋先生大學私試策

案鶴山文鈔有跋楊國錄私試策問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袁肅贈先生子省曾序述先生生平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見蒙齋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理宗寶慶三年追贈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賜謚端憲

案見鎮海縣志本傳及鄞志稿本傳

所箸有文集五卷及經說學兼明招一派

案墓碣云家藏五卷鄞縣藝文志文集五卷學案補遺錄經說　又案全謝山作先生傳云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家居忠公又宦于鄞切磋倍篤故沈

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子傳曾魯曾省曾敏曾女四長適舒鈃文靖公子次許嫁呂喬年忠公子餘幼

案據行狀魯曾改名木山用大宗蔭爲迪功郎見宋元學案

及門高第弟子竺大年舒衍舒鈃呂喬年汪伋李鶚

案宋元學案竺大年傳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嚴重長于說禮鄉人皆化之爲沈氏之入室也著有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又詳見奉化縣本傳及藝文志舒衍傳

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習禮經正獻曰此子未易量也後親炙沈端憲楊文元又從東萊呂忠公子約兄弟自爲師友聞善人爲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形于色表裏眞淳鄉黨信之舒鈃傳鈃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更宜日課一經史呂喬年傳喬年字巽伯金華人忠公長子沈端憲壻也能守家學王梓材案絜齋稱其克肖厥父議論勁正不阿又案萃化縣

志汪伋傳伋字及甫從太學錄沈煥將作監楊簡
講立身之學尤急於敎子以身率之李鶚傳鶚字
雄飛受業於沈端憲楊文元袁正獻家于金谿端
憲嘗曰觀此地山川未爲奇麗而人物秀出乃有
若雄飛者袁正獻爲撰墓志

清王梓材補葺先生文集

案黃棃洲撰宋元學案謂定川之書獨罕見王朧
軒梓材撰宋元學案補遺又採集先生言行但未
敍本於何書攷鄞藝文志王朧軒有補葺先生文

集而其書未知散於何所今壽鏞就所見聞者編之止此而已願世之博雅君子廣之正之焉

定川遺書附錄卷四